

[名著百部]
MINGZHU BAI BU

中国现代文学

姚雪垠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

姚雪垠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易咏枚 编选



华夏出版社

姚雪垠

八月六日信悉，并收抄本一册，谢之。

你佩服毛主席，那更好，有什么意见，请告诉我。

（五）我将在二十五年至三十年内，
我因古才学有限，一书的编次，又编辑不

人编次，今也未及动手写，所以不得不暂时

把其中时间与精力，你^们的学有成人多年来的

资料记载，但还有时间上的。

赵国璋同志对你的二十个语言问题，很有

情，欢迎来信讨论，如加意见，二待奉告一二。

我解放以来，共有三个历史问题，记创作计划，

即：（一）古史问题，（二）天志志的史，（三）江流日流，（四）官

平史革命史。（五）上两史所考述，是第一个计划也

不足全收，你特活到八十岁，则第二个计划可有

一试。

祝好！

姚雪垠 八月十七日

姚雪垠手迹



姚雪垠作品书影

目 录

短篇小说

- 差半车麦秸 3
红灯笼故事 16
伴侣 29

中篇小说

- 新芽 47

长篇小说

- 长夜 85

姚雪垠小传 307

姚雪垠主要著作书目 309

短篇小说

差半车麦秸

“瞧，这家伙，又是一个差半车麦秸！”

在我们的游击队里，近来最喜欢把别人叫“差半车麦秸”。有时我们问队长要烟吸，如果队长把烟卷藏在腰包里不肯拿出来，我们就向他叫道：“喂，队长，差半车麦秸！”当着别人面前猛不防打个喷嚏，鼻涕从鼻孔窜出来，你随手把鼻涕抹在袖子上，或擤下来抹在鞋底上，别人就会向你取笑的叫道：“差半车麦秸！”我们全队的人没有一个不长虱子。平常不论虱子在身上怎样的爬呀，咬呀，我们只隔着衣服用手搓一搓，搔一搔，至多伸手到衣服里边捏死一个两个。到我们真正休息的时候，也是说到我们能够安心睡觉的时候，我们决不放弃歼灭“敌人”的机会。我们的两大敌人是：“鬼子和虱子。”在歼灭战开始的时候，我们照例围绕着一堆烈火，把内衣脱下来在火头上烤着，抖着。我们的敌人像炒焦的芝麻似的一个个的肚子膨胀起来，落到火里。火里哗哗剥剥的响着爆裂声，腾起来一股难闻的气息。这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为胜利而快活得乱蹦乱跳，互相

打着，推着，还互相叫着：“差半车麦秸，格崩，格崩，用牙咬呀！”总之，我们用“差半车麦秸”这个词儿来取笑别人的机会非常多，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被我们称做“差半车麦秸”。我们把“差半车麦秸”这词儿广泛的引用着，并不顾到它是否恰当。当我们叫出这词儿的时候，并不含一点恶意，只不过觉得这样一叫就怪开心罢了。假若在我们队里没有这一个宝贝词儿，生活也许会像冬天的山色一样的枯燥无味。

虽然我们把“差半车麦秸”这绰号互相的叫着，但真正的“差半车麦秸”他本人却早就离开我们的队伍了。

他是一个顶有趣的庄稼人。从他入伍的时候起，他就开始做了我们最有趣的好同伴，一直到他昏昏沉沉地躺在担架上离开我们的时候。他走了以后，我们不断地谈着他，想念着他。队长保存他的那支小烟袋，像保存爱人的情书似的，珍惜的不肯让别人拿去。当“差半车麦秸”还没有挂彩的时候，一天到晚他总在噙着他的小烟袋，也不管烟袋锅里有烟没烟。有时候他一个人离开屋子，慢吞吞的走到村边，蹲在一颗小树下面，皱着眉头，眼睛茫然地望着面前的原野，噙着他的小烟袋，隔很长的时候把两片嘴唇心不在焉的吧嗒一啐，就有两缕灰色的轻烟从鼻孔里呼了出来。同志们有谁走到他的跟前问他：“嗨，差半车麦秸呀，你是不是在想你的黄脸老婆哩？”于是“差半车麦秸”的脸皮微微的红了起来。“怎么不是呢？”他说，“没有听队长说俺的屋里人^①跟小孩子到哪儿啦？”在“差半车麦秸”看来，我们的队长是一个万能的人物，无论什么事情都知道，不肯把女人和小孩子的下落告诉他，不过是怕他偷跑罢了。有时候“差半车麦秸”并不想念他的女人和孩子，他用一种抱怨的口气望着田里说：

^① 北方乡下人称女人为“屋里人”，男人为“外厢人”。——作者注

“你看这地里的草呀，唉！”他大大的吸了一口烟，然后再把下边的话和着烟雾吐出来：“平稳年头，人能安安稳稳的做活，好好的地里哪能会长这么深的草！”

他拭去了大眼角上的白色排泄物，向前边挪了几步，从地里捏起来一小块土圪塔，用大拇指和食指把土花站捻碎，细细的看一看，拿近鼻尖闻一闻，再放一点到舌头尖上品品滋味，然后他把头垂下去轻轻地地点几点，喃喃地说：

“这地是一脚踩出油的好地……”

“差半车麦秸”在游击队里始终连一句歌子也没有学会。有一次他只跟着唱了一句，惹得一个同志把眼泪都笑出来，以后他就永远不再开口了。当我们大家唱歌的时候，他噙着他的小烟袋，微笑着，两只网满血丝的眼睛滴溜溜的跟随着我们的嘴巴乱动。无论在高兴或苦闷的时候，在平常的行军或放心休息的时候，他最爱用悲凉的声调，反复地唱着两句简单的戏词，这戏词是他从做小孩子的时候就学会了的：

有寡人出京来多不幸，
不是呵下雨便刮风……

他的小烟袋正像他本人一样的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我看见了的小烟袋，就不由地想起来一段有趣的故事。

一个寒冷的黄昏，忽然全队的弟兄们兴奋得发狂一般地呐喊着跳到天井里，把一个新捕到的汉奸同队长密密地围了起来。汉奸两只手背绑着，脸黄得没一丝血色，两条腿战抖得几乎站立不住。他的脖颈后插一把旧镰刀，腰里插一根小烟袋，头上戴一顶古铜色的破毡帽。队长手里拿着一面从汉奸身上搜出来的太阳旗，他的表情严肃得像一尊铁人。同志们疯狂地叫着：

“他妈的打扮得多像庄稼人！”

“枪毙他！枪毙汉奸呀！”

不知谁猛的照汉奸屁股上踢了一脚，汉奸打了个前栽，像患瘫痪症似的顺势跪倒在队长面前。这意外的结果使同志们很觉失望，开始平静下来。有人低声的讥讽说：

“原来是一泡鸭子屎！^①”

队长还是像一尊铁人似的立着不动，浓黑的眉毛下有一双冷峻可怕的眼光在汉奸身上掘发着一切秘密。

“老爷，俺是好人呐！”汉奸战抖着替自己辩护，“我叫王哑，哑吧，人人都知道的。”

“是小名子吗？”队长问，左颊上的几根黑毛动了几动。

“是小名子，老爷。小名子是爷起的，爷不是念书人。爷说起个坏名子压压灾星吧。……”

“你的大名子叫什么？……站起来说！”

“没有，老爷。”“哑吧”茫然地站立起来，打了个噎气。“爷说庄稼人一辈子不入学屋门儿，不登客房台儿，用不着大名儿。”

“有绰号没有？”

“差，差，老爷，‘差半车麦秸’。”

“嗯？”队长的黑毛又动了几动。“差什么？”

“‘差半车麦秸’，老爷。”

“谁差你半车麦秸？”

“人们都这样叫我。”“哑吧”的脸红了起来。“这是吹糖人的王二麻子给我起的外号。他一口咬死说我不够数儿^②……”

“噫！”同志们都笑了起来。

队长不笑。队长一步追一步的问他的家乡居住和当汉奸的原因。

① 鸭子屎是稀的，北方人拿它比不强硬，没勇气的人物。——作者注

② “差半车麦秸”是表示不够数儿，也就是不够聪明的意思。——作者注

“俺是王庄人，”“哑吧”说，“是大王庄不是小王庄。北军来啦，看见屋里人就糟蹋，看见外厢人就打呀，砍呀，枪毙呀。小刀子娘说，‘小刀子爹呀，庄里人跑空啦，咱也跑吧。跑出去，唉，一天喝一碗凉水也是安生的！’俺带着俺的屋里人跟俺的小刀子跑出来啦。小刀子娘已经两天两夜水米没打牙，肚子两片塌一片。小刀子要吃奶，小刀子娘的奶稗啦。小刀子吸不出奶来，就吱咩咩的哭着……”

被绑着的农人把头垂下去，有两行眼泪从他的鼻凹滚落到嘴角。我们的队长用低声命令说：

“说简单一点吧。你说你为什么拿着小太阳旗？”

“老爷，小刀子娘说，‘小刀子爹呀，处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儿，咱们死啦没要紧，可是能眼巴巴的看着小孩子饿死吗？’是的，老爷，小孩子没做过一件亏心事，凭啥饿死呢？小刀子娘说，‘你回去吧，’她说我，‘你回去到庄子边把咱地里的红薯挖几根拿来度度命，全当是为着救救小孩子！’大清早我回去了一趟，可是离庄子还有二里远，有几个戴铜盆帽子的北军就开枪向我打起来，我又跑回来啦。回来听着小刀子在他妈怀里吱咩咩，吱咩咩……”他开始哽咽起来，不能够再说下去了。

“不要哭！”队长低声又命令说。“因此你就当汉奸了，是不是？”

“鬼孙才是汉奸呐！我要是做了汉奸，看，老爷，上有青天，日头落——我也落！”“差半车麦秸”耸了耸肩膀，兴奋地继续说下去：“别人告我说，要拿一个太阳旗北军就不管啦。小刀子娘自己做了个小旗交给我，她说，‘小刀子爹，快走吧，快去快回来！’我说，‘混账旗子多像膏药呐，南军看见了不碍事么？’她说，‘怕啥呢，我们跟南军都是中国人呐，你这二百五！’老爷，你想，我是中国人还会当汉奸吗？小刀子娘真坏事，她叫我拿他妈的倒楣的太阳旗！”他一边哽咽着，一边愤怒地咬着牙齿，一边又用恐惧的眼光看着队长。

队长又详详细细地盘问了一忽儿，渐渐松开了脸皮，不再像一

尊铁人了。其实我早就想对队长说：“得啦，这家伙是个有趣的大好人，还有什么可疑呢？再盘问下去连同志们都不耐烦了。”队长终于吩咐我们把“差半车麦秸”手上的绳子解开。一解开绳子，“差半车麦秸”就擤了一把鼻涕，一弯腰抹在鞋尖上。这时我才发现他穿着一双半新的黑布鞋，鞋尖和鞋后跟涂抹着厚厚的鼻涕，干的地方微微的发亮。

“以后别再把鬼子兵叫做‘北军’了，”队长和善地告他说。“现在打仗不同往年一样，现在——一边是咱们中国军队，一边是日本鬼子。你懂吗，‘差半车麦秸’？”

“怎么不懂呢？”他点点头说。“老爷，我不是不够数儿呵！”

队长把小太阳旗还给他，吩咐说：

“你就在我们这里喝汤^①吧。喝了汤，你安心地去挖你的红薯去，敌人在夜间已经给我们打窜了。小太阳旗你还带着去，万一遇着鬼子时你就拿出来让他们瞧一瞧，可别说出我们在这儿。……”

吃饭的时候，同志们都争着要同“差半车麦秸”蹲在一块儿，几乎把他的棉袄撕破了。起初他非常拘束，后来看我们大家都对他十分亲热，渐渐地胆壮起来。他吃得又快又多，碗里边舐得干干净净的。吃毕饭，他又擤了一把鼻涕抹在鞋尖上，打了一个饱嗝，用右手食指指甲往牙上一刮，刮下来一片葱叶，又一弹，葱叶同牙花子从一个同志的头上飞了过去。

隔了一天，刚吃过午饭以后，我又看见“差半车麦秸”在我们的院里出现。队长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加入我们的队伍了。我们大家高兴得疯狂地叫着，跳着，高唱着我们的游击队歌。可是“差半车麦秸”一直老老实实地站立着，茫然地微笑着，嘴里噙着一只小烟袋。

晚上我同“差半车麦秸”睡在一块儿，我问他：

^① 北方人说吃晚饭为“喝汤”。——作者注

“你为什么要加入我们的游击队？”

“我为啥不加入呢？”他说，“你们都是好人呵。”

停一停，他大大地抽了一口烟，又加上这么一句：

“鬼子不打走，庄稼做不成！”

我忽然笑着问：“你的小太阳旗子哩？”

“给小狗子做尿布了。”他仿佛毫不在意的回答说。

“差半车麦秸”同我悄声地谈着家常。从谈话中我知道他为着要安生地做庄稼而热烈地期望着把鬼子早日打跑，并且知道他已经决定叫他的女人和孩子在最近随着难民车逃到后方。他同我谈话的时候，眼光不断地向墙角的油灯飘着，似乎有一种什么感触使他难以安下心去。我装着睡熟的样子偷偷地观察着他的举动。我看见他噙着小烟袋，默默的坐了半天，不时地向灯光飘一眼，神情越发地不安起来。最后他偷偷地站起来向灯光走去，但只走了两步就折回头走出屋子，在院里撒了一泡尿，故意地咳了一声，又回到我的身边。于是他又看了我一眼，磕去烟灰，把小烟袋放到枕头的东西下面，倒下去睡了。

“这是多么一个古怪的人物，”我心里说，“而且还粗中有细哩！”

在我们游击队住下的时候，只要我们能找到灯火，我们总是要点着灯火睡觉。从“差半车麦秸”入伍的第二天起，连着有两夜都发生了令人很不痛快的事情。第一夜，灯火在半夜熄灭了，一个同志起来撒尿时踏破了别人的鼻子。第二夜，哨兵的枪走了火，把大家从梦中惊起来，以为是敌人来了，在黑暗中乱碰着，乱摸着，一两只手电是不济事的，有的误摸走了别人的枪支，有的摸到枪支却找不到刀子。等惊慌平息之后，大家都愤怒得像老虎似的，谩骂并追究熄灯的人。队长把同志们一个一个的问了一遍，却没有一个人承认。我心里有一点约摸，便向“差半车麦秸”偷看了一眼。“差半车

麦秸”的脸色苍白得怕人，两条腿轻轻的打战。队长向他的面前走去，一切愤怒的眼光也都跟随着集中在他的身上。“糟糕，”我心里说，“他要挨骂了！”他的腿战栗得越发厉害，几乎又要跪下去。可是队长忽然笑起来，温和地问他道：

“这样的生活你能过不能过？”

“能的，队长！”“差半车麦秸”从腰里抽出来他的小烟袋，送到队长的胸前：“你老抽袋烟吧？”

同志们全笑了，有的笑得捧着肚子蹲了下去。队长也笑得连连地打着喷嚏。可是“差半车麦秸”自己却不笑。他搔了搔头皮，顺便用手往脖子里一摸，摸出来一个虱子，又用指头捻了一下，送到嘴里“格崩”一声咬死了。

第二天，我把“差半车麦秸”拖到没人的地方，悄悄地向他为什么每夜要把灯亮熄掉。他的脸色红了起来，一边微笑着，一边吞吞吐吐地咕哝说：

“香油贵得要命响，比往年……”他忽然搔了一下脖子，“点着灯我睡不惯。呵，你抽袋烟吧？”

可是集团生活对于他渐渐地习惯了。他开始胆壮起来，对同志们的生活也会提出来不满的见解。他懂得很多北方土匪的黑话，比如他把路叫做“条子”，把河叫做“带子”，把鸡叫做“尖嘴子”，而把月亮叫做“炉子”。他批评同志们说：

“有许多话说出口来不吉利，你可不能不忌讳。你们在做铁路工人的时候马虎一点不要紧，现在是在玩枪呐，干这道生活可不能不小心！”

同志们有时也故意地说几句黑话，大部分的时候却同他抬杠，向他解释着我们是革命的游击队，既不迷信，又不是土匪，所以不能说土匪的黑话。“差半车麦秸”虽然心里不完全同意，却也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带着讽刺的口气说：“俺是庄稼人，俺不懂新规矩

呐”于是他就沉思起来。

“喂，”有一次我对他说，“你应该称别人做‘同志’呐！”

他微笑着，摇摇头，擤了一把鼻涕抹在鞋尖上，喃喃地争辩说：

“二哥，咱山东人叫‘二哥’是尊称呐。”

“可是咱们是革命队伍呐！”我说，“革命军人都应该按着革命的称呼才是的。”

“唏，又是新规矩！”他不满意的加了一句，“我不懂……”

“同志就是‘大家一条心’的意思。”我给他解释说，“你想，咱们同生死，共患难，齐心齐力的打鬼子，不是‘同志’是什么？”

“对啦，二哥，”他快活地叫道，“咱们就怕心不齐！”

在晚上出发的时候，“差半车麦秸”在我的肩膀上轻轻的拍了一下，用非常低的声音叫道：“同志！”随即又羞涩的，像小孩子似的笑了起来。

“同志，”一忽儿他又用膀子尖把我碰一下，“我们要去摸鬼子吗？”

我点点头：“你怕么？”

“不”他说，“俺打过土匪……”

我同他膀靠膀地走着，听见他的心口跳得非常厉害，便忍不住吃吃地笑了起来。

“喂，你撒谎！”我小声叫道：“我听见你的心跳啦！”

他露出来慌窘的样子，把小烟袋滴溜溜地轮转着，喃喃地说：

“我一点也不怕，怕死不算好汉！以前打土匪也是这样子，才出发时总是心跳呀，腿颤呀，可是走着走着就好啦。二哥，乡下人就怕官呐……”

约摸离故人住的村庄有三四里远的光景，我们在一座小坟园里停下了。队长征求两个同志自告奋勇走在前边探路，其余的大部分跟在后面，一小部分绕到村子后面埋伏。出乎我意外的，“差半车

麦秸”忽然从队长面前站了起来，抢着说：

“队长，我‘条子’熟，让我先进村子去！”

片刻间，全队的同志都茫然了。队长愣怔了一忽儿，左颊上的黑毛动了几动，怀疑的问道：

“你是说要做探子吗？”

“是的。以前我常摸土匪呐。”

有人在队长的背后咕哝道：“他不行，别让他坏事吧！”可是队长立刻不再迟疑的对“差半车麦秸”说：

“好吧，可是你得特别小心！”他又扭过脸来命令我说：“你得跟他一道去，千万不要大意了！”

“差半车麦秸”拖着像我像猴子似的跳出坟园，在我们背后留下了一些悄声的埋怨。我听见是队长的声音说道：

“不碍事的，他粗中有细。”

我们走到离敌人的村子有一箭远近，便爬在地上，凭着星光向前边仔细的察看一忽儿，又侧着耳朵仔细的听一听。村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差半车麦秸”附着我的耳朵说：

“鬼子们全睡着了。你等着我……”

他把鞋子从脚上脱掉，插在腰里，弯着腰向村里走去。我非常替他担心，往前爬了十来步，伏在一株柳树的下面，把停机钮弄开，注意着周围的动静。约摸有二十分钟光景，还不见“差半车麦秸”出来，我心里非常的焦急，一直向前边爬去。在一座车棚前边，我发现了一个晃动的黑色影子，并且有一种东西拉在地上的微声。我的心口像马蹄般的狂跳起来。我把枪口瞄准了黑影子，用一种低而严厉的调子喝问：

“谁？”

“是我呀，同志！”是“差半车麦秸”的声音回答。“鬼子们早就跑光啦，咱们是白来一趟！”